第一章　战略、决策和预测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性、长期性的防卫计划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某些方面，这个任务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

首先，为了设计军队编制，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各种冲突的来源和类型已经变得更加分散和更加难以预见了，尽管冲突的危险程度可能比以往有所减轻。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一场关于怎么样、在哪儿，以及为什么军事力量应该被使用的新的讨论。潜在敌手的范围更大了，尽管在 2000 年之后，仍旧不会出现什么在军事上真正可以与美国匹敌的国家。

其次，在军队的任务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被那种冷战中很少出现的低密集度、非冲突性任务占据。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对军事力量的未来需求和约束方面，安全的本质在全球范围中正在发生变化。安全事务的日程表在功能项目上已经大大扩展了。从前只是地区性的问题，诸如移民和经济竞争问题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等造成的更明显的危险，现在都同传统的军事对手一样，已经被包括进能够影响军队使用的因素中。

安全“问题”的本质出现的功能性方面的变化与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共同改变着决策人、军队领导人和分析家们在制订长期战略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地理条件。简单地说，地域之间的传统差异在跨地区挑战的压力下——包括移民问题、恐怖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全球不断增加的武器系统等等——逐渐消失。最后一种挑战对于美国维护自由的行动尤其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最终使“本土防御”问题重新成为制订战略计划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关键地区之间的安全具备的越来越大的互相依存性——这是本书的很多部分都提及的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一个仍旧以地区性安全,如“欧洲”“大中东”“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安全为思考主体和组织原则的防御团体提出了智慧上和实践上的新挑战。尽管如此，美国关注的那些关键地区将继续遵循其独特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中有不少明显特征，暗示着未来的冲突将如何、在哪里发生。

预测未来 5 年到 10 年之后的局势是对想像提出的令人生畏的挑战。到 20 世纪结束以后，那些今天（美国）的主要敌手中（从伊拉克到朝鲜）还有多少能继续（与我们）为敌呢？它们的领导会更迭，也许还会发生其他许多变化。长期的盟国也可能将改变它们的态度。新的敌手，无论是国家性或非国家性的，都将由于意识形态、潜在的经济能力或者地缘政治上的分歧而出现。在全球经济、通讯和（并非次要因素的）军事技术方面出现的系统性变化也将改变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和战略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各个可能的战略“大国”，包括那些可能由于力量和安全方面发生戏剧性变化而出现的战略“大国”。

本书的各章节原先是围绕研究“冲突的根源及其与美国空军行动的关系”的计划而写就的。兰德公司的“空军计划”的“战略和原则小组”承担了这项研究，以便用关于地区安全事务的专家意见对空军规划提供参考。空军人员在 1996 年付出了大量努力研究长期战略问题，他们选择的时间看来非常妥当。

本书研究的目标是就关键地区的发展可能对美国空军提出的要求和约束进行系统性描述。我们的描述采取以下两种形

式：(1)对 2025 年之前可能影响战略环境的主导趋势的粗略分析，其中包括关于“可能出现的战略大国”的讨论；(2)关于对空军力量的使用提出要求和进行限制的地区性发展的描述。在整体上，我们试图描述未来 30 年里美国将面临的有关军事力量使用的各种环境的特征。我们的军队将被召唤去做什么呢？我们将面对什么类型的敌手呢？谁能帮助我们？那些冲突或非冲突地域的独特位置和性质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遇、造成什么样的限制呢？

在与我们的研究资助者达成协议之后，我们决定聚焦于三个在我们的讨论涉及的时间段内对美国的防御策略制订而言的关键地区。根据我们的判断，它们作为关键地区的地位将不会发生改变。它们是亚洲、大中东地区、欧洲及前苏联地区。我们的讨论没有包括拉丁美洲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作为冲突的根源和在对军事力量的需求方面本来都是具有值得考虑的重要性的。这两个地区都值得我们加以评价，在非战争性军事行动方面尤其如此。由于我们缺少时间，而且希望将努力集中在对当前的策略制订而言的中心地区，所以我们放弃了对这两个地区的讨论。不过，第二章在对未来安全环境做出纵览时，提供了一些关于本书所讨论的三个地区之外的战略环境的演化的中肯结论。

我们将深入讨论地区性动力和战略前景，以便为 2025 年前美国为保护并发展其利益所需的空军力量的性质提供参考。我们将集中讨论四个我们认为对我空军力量将构成挑战的方面：

全球意识：未来的美国空军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信息战中。

全球性的飞行范围：21 世纪早期的冲突将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

快速反应：如何发出明确而直接的警报仍将是个难题。

合适的力量：海湾战争显示，空军不再需要投放不计其数的爆炸性力量以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战略性影响。

我们的分析家们绘制的这个世界依然具有许多危险和挑战性特征，不过这些特征与美国通常面对的危险的特征有很大的不同。技术传播意味着对手会有战斗武器、传感器，以及在质量上完全可与美国军队使用的武器相抗衡的装备系统。更有甚者，对手可能会得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迄今为止都只有美国指挥官才能得到的那些信息。尽管美国的基本利益——例如国家的生存——不必再面对它从冷战以来一直受到的那些威胁，但是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目标将受到几乎是频繁出现的挑战。美国军队也许将承担不断增多的人道主义和维护和平的任务，以及其他的非战争性军事任务。

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行选择它是否要，以及何时被卷入这些较为含糊的威胁之中。不过，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进行推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美国总是会一次次地介入这些问题。在这么做的过程中，美国会希望以“零缺点”为预期目标来指导这些选择性的军事冒险：很少的伤亡、有限的物资损耗以及迅速的胜利。同时，我们还需要保持足够强硬的实力以应付对国家核心利益的任何威胁。这样的能力既要求能够阻止或阻碍任何全球性对手的涌现，以便构筑安全的环境，又要求能够及时重组或增加美国军队的实力，以便反击任何出现的挑战者。

美国空军将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地执行任务、保卫美国的安全，他们将面对真实的挑战，并做出困难的让步。粗略地看，我们也许会发觉这支美国空军将重视质量和敏捷性甚于重视数量和规模。对迅速变换的要求做出快速、决定性的回答的能力将成为这支空军的标志特征，灵活的适应性规划和行动将成为其

基石。

第二章“未来政治环境”将做出关于未来世界的安全问题的一些预测，其中包括美国介入的特点和范围。它推出了三种可能出现的“世界”——延续的、发展的和恶性的——并且分析了一些可能会令那些直线型的分析者感到困扰的“不可预见”事件。这一章简要介绍了随后将出现的对三个地区进行的分析。

随后的章节提供了关于地区性发展趋势及其对于战略和规划的意义的细节性讨论。第三章考查了亚洲地区的变革趋势及冲突的根源。在讨论中，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系、稳定发展的结果以及美国行动的自由度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第四章探讨了大中东地区的正在形成中的未来的趋势（从北非到波斯湾），重点放在它与邻近地区的安全上的联系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及其远程发送系统的意义上。第五章审视了欧洲和前苏联地区的发展，讨论的重点是即将促成欧洲和欧亚大陆的未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未来政治环境

本章围绕对三个地区的重大事件分析，结合作者的独立判断，为读者描绘未来可能出现的几种地理战略图景，并说明它们对美国的发展的意义。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们首先列出关于未来的 25 年之内的世界发展趋势的九个猜想。这九个猜想预示着我们进入新世纪之后世界安全环境的发展方向，它们系作者精心推算的结果：

1. 美国将继续担任全球事务的参与者。
2. 全球力量分布将继续改变。
3. 大国之间的联系将不断变动。
4. 地区边界将日益模糊。
5. 美国本土将更易遭到攻击。
6. 美国的“全球性竞争者”是否会兴起尚不确定。
7. 科技（包括军事科技）将得到迅速传播。
8. 生化武器和核武器将仍旧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9. 美国军队将不仅处理主要的地区战争，而且还将承担处理其他危机的任务，并将在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中起重要的作用。

我们将描绘出三种可能的未来世界的情况。第一种是2025年可能出现的基准世界。在许多方面，它都将是今日世界线性延伸的结果。它与我们所了解的今日世界并没有什么戏剧

性的基本偏离，但是它也将给决策者带来一些新的、颇有意思的挑战。

第二种未来世界则比第一种更为安定。它以团结、合作为特征，不再有什么冲突。尽管难免会出现一些争端，但是大国之间都能够和平共处，积极合作，尽力避免并结束小国间发生的诸种冲突。

第三种可能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百业俱废的世界。它充斥着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是一个不稳定、不断发生武器扩张、不和平的世界。同时，它也是美国在其中拥有全球性对手的惟一世界。

我们是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涌现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这些未来世界的。除了这些发展趋势之外，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也同时存在着，它们将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以及美国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军事安排造成严重的影响或者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注意到，这种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因素一共有三大类：环境的、政治文化的和科学技术方面的。

以下这 13 个不可预见因素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对未来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1. 出现一种高度致命性的空降细菌，它将杀死成百万的人。
2. 天文学家们发现一颗小行星或者彗星将与地球相撞。
3. 加利福尼亚沿海发生一场大地震，毁灭了这个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
4. 突然发生的全球气温升高造成大面积庄稼歉收和全世界沿海地区的大规模水灾。
5. 美国突然出现经济萧条。
6. 某个重要的地区性盟国发生革命，全国瘫痪，陷入混乱。
7. 国会废除或大幅度修改了国内法律对美国的军事干涉的

限制规定。

8. 新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极端原教旨主义者们在某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掌权。

9. 由于“文化”分裂(即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冲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

10. 某种新能源被开发，它能够提供干净、廉价和本质上可以无限供应的能量。

11. 一种新技术出现，它将彻底改变日常生活以及战争，其戏剧性的影响犹如飞机与计算机技术对 20 世纪产生的作用一样。

12. 新技术大大削减了发射火箭至地球轨道的成本。

13. 传感技术使人们彻底了解了海洋。

显然，我们不能够建议美国改进其防御计划的整体基础以适应以上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一系列因素的注意，这类因素往往在人们制订未来的军事要求时被忽略。我们同时还想指出，如果制订一个可以在其内部做出调整的军事策略以便减少突发事件的影响、充分利用新生机会和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美国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保证。

未来世界的九个猜想

一、美国将继续担任全球事务的参与者

我们相信在 21 世纪的早期，美国将继续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主角。事实上，我们相信，尽管偶尔会爆发一阵孤立主义情绪，但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美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稠密的、日益增长的商业、文化、政治网和与别的国家和

行动者结成的安全纽带，以及它的渗透和声望，都使这个国家成为地球上的“500磅重的大猩猩”，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如此。① 随着东西竞争的结束，美国可以比冷战时期更为从容地选择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对全球都有兴趣的力量强大的行动者，美国将继续介入大量的外国事务，包括为受威胁的盟国提供防御、救济灾难，以及提供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军队将在这类行动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包括空军在内的美国武装部队有必要坚持随时提供“全套服务”的做法。至于美国军队现有的“可调遣”的力量中，有哪些可以被用来解决在21世纪的前25年中美国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则是一个尚难决断的问题。

假如美国以某种方式退出世界舞台，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在争夺美国退出后留下的空缺的竞争中，全球将会发生广泛的动荡和冲突，美国原有的盟友会因此受到影响，从前的对手则会乘机跃跃欲试。在美国国内，军队编制将随着预算削减而急剧缩小。

美国的这种退出造成的变化将是出乎意料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介入——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早在冷战之前就开始了，冷战结束之后，还很有可能仍将持续下去。由于商业纽带的作用和人道主义关注，美国与世界将继续有大量联系。

①尽管有人认为美国似乎正在失去它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但是我们最好不要低估了美国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漫步在巴黎、特拉维夫或者东京，我们会看到无数年轻人穿着麦克·乔丹式运动衫，电影院上映着许多美国电影，到处都是必胜客和麦当劳。

这些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影响比政治纽带来得更深远、更持久（不妨想想，在改革前的苏联，拥有一条李维斯牌牛仔裤被当作地位的象征）。这种陷阱——只要年轻人仍旧崇拜体育明星，好莱坞仍旧被当成“娱乐”的代名词，它就能够生效——使美国成为一种威胁和目标，为试图抵制美国影响的各种政府和信仰所反对；这种反对要么是出自保守，要么是出于试图以自己的信息取代美国文化的欲望。这样，这些看来不足挂齿的文化联系也能够引发安全问题

实际上，美国选择扮演的世界角色——一或者说是因袭历史而被迫扮演的角色——在美国将要面临的那个世界上，将成为首要的决定因素。

二、全球力量分布将继续改变

几百年来，欧洲和北美洲一直是世界的财富和力量中心。但是随着新旧两个世纪的更迭，西方的统治地位将逐渐衰弱。最有生气的经济现在出现在亚洲。在中国和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带领下，这个地区最近拥有过世界上最高的经济稳定增长率，并且至少还将在 20 年内继续保持高增长率。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方式经过调整，允许价值对等地反映出购买力后，今日的中国被普遍视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银行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所以，亚洲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欲望随其财富发展将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按照历史规律，假如它没有这种政治影响与欲望的增长，反倒是不正常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作为贸易伙伴的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今天，亚洲消耗了美国出口商品中大约 30% 的数量，同时在美国商品进口量中占据大约 40%；作为对比，除去美国之外的整个美洲提供了美国进口总量中的 31%，购买了美国出口总量中的 37%。并且，在过去的 20 年中，亚洲在美国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

与亚洲的发展相反，欧洲则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衰退。尽管当今 10 大经济国家中有 7 个是欧洲国家,但其中只有 2个国家据测在 2020 年仍然能够保持其地位。另外，固然欧洲真正联合起来将拥有足以与美国和亚洲抗衡的

力量,但是一个“完整、自由”的欧洲在形成之前仍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前途未卜,如何将前共产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纳入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机构中也是一个棘手难题。

大中东将继续是美国应当不断予以关注的战争易发地区。① 该地区充斥着由过多的人口、失败的前政府、失调的经济、不断恶化的资源短缺问题(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不同国家之内和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种族问题引发的大量矛盾,各个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这些矛盾发生大范围的冲突。在未来数年中,这些矛盾只会愈演愈烈,意味着这个地区——它的石油供应在解决世界能源需求方面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将一如既往地对全球经济起到重要的影响。未来的中东地区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各种事件不断涌现,引发往往缺乏指挥的群众行动,并有可能导致地区整体瘫痪的严重后果。

这幅不稳定的、充满冲突隐患的中东图景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所谓“文化冲突”问题,它松松散散地构成了一个伊斯兰教的新月图形——大抵从摩洛哥出发,延伸至阿尔及利亚,通往巴基斯坦——组成一个反西方(广义上的)的地区,犹如横亘于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新铁幕。这种显然不太牢靠的安排也许的确能够暂时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维持沙特的国内稳定,但是这种大范围的对抗将不乏在 1945 年—1990 年间的东西隔阂期间涌现的一些问题。②

①许多波斯湾的国家共同犯有的一个错误是未能将其石油收入用于开发与出口石油产品关联较小的经济。事实上,所有海湾国家的石油销售收入——除了巴林——都占其出口收入的 80%。固然由于石油需求的特性,这些国家幸免了许多它们本来无法避免的分裂命运,但是对单一出口产品的过多依赖说明了其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性。

②有趣的是,“冷战”一词,或称“guerra fria”最初是由西班牙评论家使用的,当时它被用来描述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竞争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大国之间的联系将不断变动

部分由于政治和经济中心转移的缘故，大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所谓大国无非是自封为‘ 大国 ’的小圈子中的成员)在未来的 20 年内将出现很多变化。简而言之，未来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最有可能发生变动的单一大国是中国。中国将如何在世界上行使其迅猛发展的力量？经济保障将使北京保持其现状，还是会促进它寻求权势与影响的欲望？

另一个关键的角色是俄罗斯。俄罗斯的位置、它广阔的领土以及它潜在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意味着莫斯科的最终命运将与它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邻居们的前途紧密相连。俄罗斯是将从它现在正经受的痛苦转折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稳定、民主和经济力量强大的国家（一个类似于战后西德和日本的迅猛发展的‘ 俄罗斯奇迹 ’),还是将成为‘ 欧亚病夫 ’呢 无论是哪种结局，其影响都将是全球性的。

同时，另一些问题也同样存在。例如：

1. 德国或者日本是否会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摆脱它们战后被排挤到世界政坛边缘的地位，从而攀上它们的经济势力允许它们占据的地缘政治高度呢？这个问题引发的结果将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欧洲一体化如果失败，一个可能的结果将是出现德国统治的中欧政治、经济统一体，它在东半球将与俄罗斯发生竞争。

2. 当然，德国在未来世界上的作用将高度取决于现在仍在进行的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结果。如前文所述，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将与亚洲稳定增长的地位抗衡。在另一方面，假如一体化运动失败，那么欧洲在影响力方面的衰退也将相应加快，导致它既不能够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或

者地区问题上的有力盟友。

3. 最后，朝鲜和韩国之间持续了 50 年的冲突将有可能得出结果。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谈不上是“大国关系”，但是这个终局将对亚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爆发一场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朝鲜半岛以外的地区不乏受到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攻击的可能性——仍旧是可能的；这种冲突的恶果将危及全亚洲，乃至全世界。而且，即使朝鲜和韩国之间可以和平达成统一的结果，这种政局的变动也将对亚洲的内部动态——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本身——造成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发展动力的持续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持续的摩擦冲突。在我们将要分析的“会聚的未来世界”（即广泛信奉多元政治和市场经济相交的所谓“西方”标准的世界）中，出现新的权力星座并不一定意味着竞争的增加。然而，出现重要的分歧——如文化、种族、政治、历史或者经济方面的分歧——则会增加由于权力平衡被改变而产生的冲突。许多地区都充满了这类分歧（中东地区显然已经如此，亚洲也很可能会步其后尘）；这类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有可能遭受转型期的动荡不宁，以及由于国家之间的权力更迭而引发的冲突。

地区内部的权利关系也将不断变化。这种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稳定产生的影响将逊于大国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地区内部的变化趋势在美国军方处理与特定地区的合作、冲突或者是否进入这些地区的问题时，仍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地区边界将日益模糊

现在，人们相信世界各国正日益增加彼此的联系，变得更加互相依存。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有蔓延到临近地区的趋势。

任何将地球划分成区别明显的各个地区的做法都是人为的，我们只须回忆一下 14 世纪黑死病从亚洲传染到欧洲的情景，就会明白这一点。但是，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科学技术不仅将世界各处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而且还使人们战略性地抵达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可能。一个电脑黑客安坐在他位于芬兰的个人计算机面前，既可以在电脑上到达各个地方，又可以实际上哪儿也不去；他可以对不够警惕，或者没有保护的地方实施大破坏。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更实际一点的例子：所有重要的欧洲、亚洲和中东的首都城市都处于某个导弹的射程之内。①

冷战的结束也导致了一些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兴起，这些问题在此之前长期被超级大国对抗的喧嚣所压抑或者掩盖着。比如，库尔德危机就涉及了中亚、中东和欧洲三个地区。同样，作为统一体的以色列很少顾及传统的宗教疆界，而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发生的事件——比如阿尔及利亚拥有核武器的事件——将不仅在北部非洲，而且还将在半球之内、之外的区域造成震荡。

几百年来，世界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小；在21世纪，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再有可能依赖其地理距离逃避世界上的危险。在面对越来越多的跨界危机时，美国根据对全球进行界限清晰的单一划分而制订的军事结构将显得越来越脆弱。

五、美国本土将更易遭到攻击

世界日益变小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美国本土——它几乎在 200 年中一直是一个免遭外国敌对行动的圣殿——受到攻击

①赫尔辛基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外。

的危险将不断增加。① 这些攻击也许会远远超出我们已经无比熟悉的那种一般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

美国边界的易渗透性与美国国内那些数量众多的诱人目标将增加美国本土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某个敌对国也许会尝试对美国的重要军事目标掀起非常规战争——比如机场、太空设施、港口、指挥控制装置等等——以便破坏美国空中力量的地面指挥部。为了阻止美国干涉别国事务，或者令美国为这种干涉付出巨大代价，反对者还有可能对城市目标进行恶意破坏性的攻击。到 2025 年时，一些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有可能会发动非常突然的生化战争，对美国进行攻击。一个手提箱或者集装箱就可以用来作为运载工具，其效果也许不逊于远程导弹，而行凶者甚至也许只是一个非国家组织，而不一定是一个国家。②

在冷战期间，美国面对的是被苏联突然歼灭的危险。由于俄罗斯和其他一两个国家在 21 世纪仍将保留毁灭美国的力量，因此仍旧需要东西对抗时期用来维持和平的那种微妙的冷战的制衡因素以限制莫斯科的态度。对美国而言，正在出现的、更直接的威胁并不是社会破坏，而是那些小型的、破坏性的攻击，它们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来自“理智的”制衡理论引导的“符合逻辑的”成本效益分析中被忽视的国家或者组织。保护美国不受这类敌手的危害，将是美国空军在未来遇到的重要的新挑战。

①显然地，苏联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构成了一种非常真实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事实上美国自从 1812 年战争以来，就一直没有遭到过任何外国军队对其本土进行的军事进攻。某些南部联邦的顽固拥戴者坚持认为美国南方在 1865 年遭到的“进犯”就是一种“外国的敌对行动”。对此，本文作者认为林肯的态度是正确的：南部联邦系由反抗的各州组成，并不具备国家主权，因此美国南北战争只能算是一次国内冲突。

②今天至少有四个国家有能力用核武器进攻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我们此处所指的是未来的、来自其他更小的国家的威胁。

六、美国的‘全球性竞争者’是否会兴起尚不确定

我们的分析认为，一定数量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未来的 25 年中也许将在战略力量和军事范围方面得到巨大的增长。中国甚至有可能试图对美国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进行挑战。①

许多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也有可能得到增长，因此与美国在军事竞争的一个或者更多的方面形成某种程度的抗衡，而我们能够指出那些具有超乎正常的“地区性”竞争对手的野心的大国。所以，美国也许将遭遇到一些部分拥有同等能力的挑战者——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地位竞争者”——以及遭遇到一些超地区的野心。然而，从 1997 年的分析来看，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大国具有、或者将要在近期具有对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所必需的那种野心和能力。

但是，我们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必须牢记一点：历史是无法预测的，30 年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其间可能出现的变化难以预见。1945 年，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它尽管在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四年对抗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却仍旧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位巨人。而在这之前的 1919 年——大约相当于现在到 2020 年之间的时间距离之前——苏联却是一个陷于混乱的国家，经济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业，而且处于不断的崩溃之中，全国正处于血腥内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在那之前五年的时候（1915 年，即红军在德意志帝国留下的废墟之上升起带有锤子和镰刀的旗帜时的 30 年之前），苏联甚至还不存在，而它的前任者——俄罗斯帝国——正打算进行一场失策

① “全球性竞争者”主要指的是有可能对美国及其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进行挑战的敌对国家。冷战期间，苏联就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竞争者”。在历史上，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法国和英国也曾经是美国的“全球性竞争者”

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以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和全国革命结束。即使没有战争，在权力的平衡方面，仍旧会出现不少戏剧性的、出人意料的变化，1870 到 1910 年间，德国和美国的兴起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因为事物能够在一段也许只有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也因为我们对于在未来的 20 年内全球性挑战者的出现与否没有把握，所以美国的政策必须对出现新竞争的可能性保持关注。对这类不测事件的预防应当成为美国在 21 世纪最重要的目标。①

七、科技(包括军事科技)将得到迅速传播

1977 年 3 月，一家叫做苹果电脑的小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申请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大约一个月后，在旧金山召开的西海岸计算机交易会上，这家公司的八名成员推出了第一个产品——苹果第二代家用电脑。今天，仅仅大约二十年之后，美国家庭总共拥有大约 1 600 万台台式电脑——这还没有算上在汽车和家用电器中使用的无数电脑设备。

10 年前，手提电话十分稀少。而今天，手提电话已经大大便宜了，体积更小，功能更全，而且无处不在。10 年之后，直接卫星服务和高速无线数据传播技术将像今日的手提电话一样，在通讯界引起革命。

以上只是两个简单的例子，用来说明当代技术革新的步伐。

① 我们的同事罗伯特·列文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观点：尽管中国未必会发展其成为美国真正的“全球性竞争者”的野心与能力，但是北京政府有可能组织足够的力量对美国本土构成核威胁，这种威胁在其报复能力方面将不逊于前苏联。这种局势将至少会促使美国部分地恢复其传统的威慑姿态。此外，这种局势还将促成美一俄一中三边的战略平衡关系，这种关系的平衡将是不易取得的。无论如何，这个新局势对美国空军的结构和决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